

蔡镇楚 著

长篇小说

出城

《围城》
子弟篇

湖南文艺出版社

蔡镇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城 / 蔡镇楚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04-4729-8

I. ①出…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442 号

出 城

蔡镇楚 著

出版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刘茁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富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2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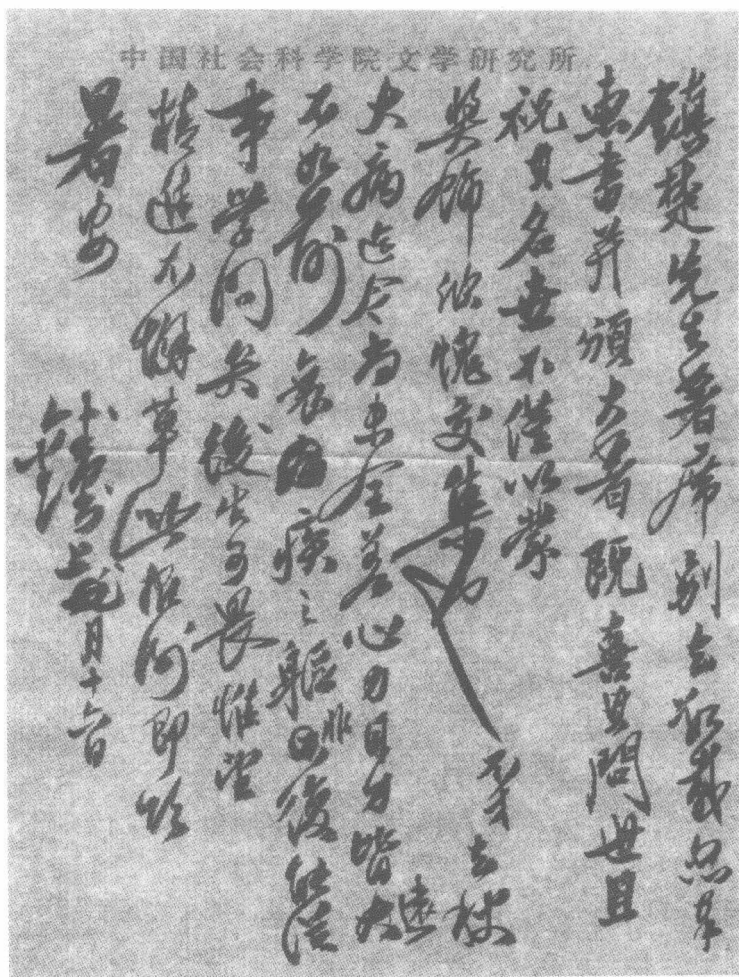
字 数：450,000

ISBN 978-7-5404-4729-8

定 价：30.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钱锺书先生给作者的书信手迹

镇楚先生著席：

别去数载，忽奉惠书，并颁大著。既喜其问世，且祝其名世。不仅以蒙奖饰，欣愧交集也。不才去秋大病，至今尚未全差，心力日力，皆远不如前，衰疾之躯，非复能从事学问矣！后生可畏，惟望精进不懈。草此报谢，即颂暑安。

钱锺书上 八月十六日

【注释】

著席：从事著述立说的人。席，职位。旧称教师为“教席”，管理钱物的人为“钱席”。汉代有“著录弟子”，在讲学处登记姓名，承认师生关系，不一定直接授课的在籍学生。

全差：通假字，同“痊愈”，即病愈的意思。



引子

大学，是文化的殿堂，是科学的城堡，是知识的渊薮，是人才的摇篮，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绿洲，是文化智者向往的净土。

接受高等教育，对莘莘学子而言，乃是人生的一大幸事。然而，中国大学何为？大学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品格何在？

我泛舟于绵邈悠远的历史长河，询问那沉甸甸的历史。掌管历史的希腊女神克莉奥严肃地告诉我：中国的大学，如同尘封悠久的历史画册，从西周的辟雍，到两汉的太学，到晋唐以后的国子学，再到近代的大学，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历程。这里有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有两汉五经博士经典阐释的皇皇竹简帛书，有唐宋元明清历代进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济世方略，有影响世界、造福人类的“四大发明”，有李唐王朝开设文学馆“十八学士登瀛洲”的盛世佳话，还有无数诗人骚客的醉态笑影……

我徜徉于广袤苍茫的神州大地，询问如诗如画的大地。土地公公欢快地回答我：如今各种门类的现代大学，如同雨后春笋，遍布于赤县神州，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永恒，彰显着现代科学创新之魅力。树人、树德、树达，如种兰之九曲，树蕙之百亩，神圣而崇高，风骨铸造和谐人伦；尚真、尚善、尚美，如杏坛之山月，岳麓之晨曦，严肃而活泼，心灵呈现万象辉光。

大学不容污染，高等教育不容异化。一旦大学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一旦学术

丧失了本色和尊严，变成谋取功利的敲门砖，高等教育的真正意义就消失殆尽了。因为大学是神圣的殿堂，美丽天使，智慧女神，厚德载物，培育的高级专门人才，是人类文明的文化智者与科技精英；大学文化，是科学文化，是精英文化，是孕育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太阳之神。当中华民族崛起于神州大地之际，中国先民就创造了“羲和捧日”的神话，并由衷地发出“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千古赞叹。宇宙无边，太阳永恒。无边的宇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永恒的太阳，是“正大光明”的志士仁人对理想完美人格的共同追求。

一溪白云，一簇花馨，山如黛，水如镜。大学校园，洋溢着琅琅书声与激情歌咏，沉浸着学术的肃穆与心绪的宁静，更积淀着博洽深邃的人文语境。

君不见大学城的笑脸，闪现着青春的喜悦，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君不见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历程，印和着大学师生的艰难步履，浸染着时代风云的斑斑心迹。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阴雨绵绵，还是彩霞满天？是辉煌与危机同在，还是希望与挑战共存？中国大学的人文精神何为？高等教育的科学之光何在？

曾记否，两千多年前，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曾记否，一百多年前，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呼唤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雨后的岳麓山，清爽，明静，青翠欲滴。晨曦沐浴，如同佛光离合；云岚飘拂，恰似仙境迷离，清如碧，白如纱。

清新校园，一方锦绣，绿的树，红的花，绿色掩映着红墙黄瓦，翠袖拂动着红霞惠风，如樱花路上的诗，如爱晚亭下的歌。

诗如醇，歌如潮，无尽的丝竹神韵，不绝于耳的琅琅书声，绵绵瓜瓞式的栋梁之才，汇集而成三间大学校园文化时代强音。

三间大学的校门，掩映在岳麓山之麓的绿荫花丛之中，由四根大方柱石支撑着的老式牌坊上，正面镌刻着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教授书写的“三间大学”四个正楷汉字，柱石脚跟蹲着的两个硕大的石狮，俨然如同两个威严无比的守护神，昂首仰望着东方，显得格外庄重而宁静，肃穆而安详。

嘉木葱茏，绿叶成荫。阳光下，林荫道，熙熙攘攘的应届毕业生，身穿学士服、硕士服与博士服，帽下的丝带，随风飘甩着，晃荡着，如翩翩春燕，如款款蝴蝶，飘逸潇洒，青春靓丽，正穿过高耸的古老校门，急匆匆地赶往学校新建的体育馆。

规模宏大的新体育馆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一幅巨大的红幅标语“三间

大学毕业典礼”显得格外鲜丽耀眼，巨大的电视屏幕上，显示着“热烈欢送全体毕业同学”的宋体字样。主席台前，摆满着瓶花，显得格外鲜艳而富有生机。

上午九时，雄壮的《国歌》奏响之后，主题音乐声奏起，毕业生跟着唱起来：

洞庭碧波，岳麓风情；
三闾悲歌，湘灵泪盈。
沅芷澧兰，呦呦鹿鸣；
明德格物，仁爱精诚。
昔日围城兮，沐春风而同行；
今朝出城兮，育天地之精英。

乐曲声中，身穿博士导师礼服的学校行政领导与导师代表，在彬彬有礼的礼仪女生的引导下，一一走上大会主席台，程冠迦书记和董欲鸣校长走在最前列，而后依次是赫拉之、李本军、陈如茂、曹毅刚、方齐山……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之中，校党委书记程冠迦宣布：“同学们，现在我们欢迎党委副书记、校长、博士生导师董欲鸣教授讲话。”

董欲鸣，中等身材，脸庞方正，笑容可掬，是钱钟书著名小说《围城》中董斜川的小儿子。今天，他身穿博士导师制服，显得格外精神，站在摆着鲜花的讲台前，向毕业生挥手致意，吊着典型的男中音，声调洪亮，说：“同学们，经过几年的努力，你们顺利结束了所有的学业，今天我们为大家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我代表学校行政与全校师生员工，向大家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全场掌声雷动，他停了停，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全场，三种飘带的学位帽，潇洒飘逸，面目灿烂。而后，他继续说道：“同学们，我们这个大学，以伟大诗人屈原的官职‘三闾大夫’命名。六十年前，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这里任教，他创作了一部著名小说，你们知道书名叫什么？”

体育馆里回荡着学生们齐声回答的轰鸣：“《围城》——”

董欲鸣喜形于色，接着说：“对了！叫《围城》。钱钟书先生为什么要取名‘围城’呢？就是钱夫人杨绛女士所概括的两句话：‘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围城’是一种社会意象，我们就借用这个意象吧。在三闾大学这座历史厚重的大学城里，你们度过了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时光。现在，你们毕业了，要走出大学城了！要走向社会，走到广阔天地中去了！”

全场哈哈大笑，主席台上一个个乐不可支。

董欲鸣最后说：“我代表校党委、校行政和全体教职员工，真诚地祝福同学

们，出大学城之后，一路顺风，事业有成，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场又爆发出巨大的掌声。程冠迦附和着，高兴地说：“毕业了，出城了。同学们，让我们将礼帽抛向空中，尽情地为毕业、为出城欢呼吧！”

此时此刻，毕业生们欣喜欲狂，无数顶学位礼帽甩在空中，一个个欢呼着，拥抱着，校长与主席台上的领导们被学生们抬起来，抛在空中，整个会场沸腾了，回荡着一阵阵欢呼声：

“毕业了——”

“出城了——”



第一章

1

1990 年秋天。当岳麓山红叶浴霜、层林尽染的时候，一架从香港飞来的国泰航空波音 757 大型客机，带着万里海天的朵朵彩云和中华文化的霓裳羽衣，穿越茫茫的台湾海峡与东海上空，徐徐降落在汉城国际金浦机场。

偌大的机场上，飞机时起时落，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夜色朦胧，天空下着濛濛细雨。机场上到处是湿漉漉的，和风细雨之中，星星点点的灯光，一排排，一线线，整齐地排列着，一条条光带，照射着地上的积水，折射出一缕缕色彩斑斓的光芒。

身材标准的方齐山，身穿一套深蓝黑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黑色手提包，出现在飞机的舷梯上。他胸前呈现蓝底白色星花的领带，在夜风中飘动着，瞭望四周，满眼是机场如星如丝的灯光，脚下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世界。这个久违的半岛国度，已经与中国大陆隔绝了半个世纪，却在悄无声息之中崛起，进入“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亚洲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他习惯性地理理被夜风吹乱的头发，轻快地走下飞机舷梯，跟随着出关的人流，匆匆走向海关。

方齐山走到海关出关口，站在人群之中。身穿黑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检查了他的护照，免检了他的行李箱。两个机场保安人员，给方齐山提着行李，一左一右护送着他，从绿色通道，经过霓虹灯闪烁和各种精致广告装潢着的长长过道，漫步走向机场出口。

出口处，国立三韩大学李允博教授，带着一批学生在国际大厅出口等候着，拥簇的人群中打起“欢迎中国大陆方齐山教授”的红色横幅。方齐山一看，知道是欢迎他的人群，就扬起手，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

“方教授——”

李允博教授一边打招呼，一边迎上前来，自我介绍道：“我是李允博。”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的李允博教授，与方齐山热烈握手：“久仰！久仰！欢迎教授！”

方齐山微笑着，拥抱着李允博，说：“李教授，非常高兴，我们终于见面了。”

李允博拍着方齐山的肩膀，说道：“难得！难得呀！”

女博士生代表走到方齐山面前，深深地一鞠躬，然后送上一束鲜花。

方齐山接过鲜花，含笑注视着这位别致的女博士，礼貌地说：“谢谢！”然后微笑着对李允博说：“让先生久等了，对不起！”

李允博客气地说：“哪里！哪里！飞机从香港起飞，韩国领事馆就报告外交部了。我们得到通知，赶紧来到机场恭候先生。”

方齐山微笑着说：“谢谢！谢谢！”

迎接方齐山的车队，经过流光溢彩的汉城市区，在宽阔的路面上行驶着。

李允博带着他的女博士，与方齐山坐在一辆小车里，女博士亲自开车，不时在反光镜里注视着方齐山的音容笑貌。李允博对方齐山说：“中韩尚未建交，所以这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大陆学者，我们只邀请了先生您一个人。”

“是吗？”方齐山转过脸来，看着这位年过半百却神采睿智的李允博教授。

李允博继续说：“半个世纪以来，您是中國大陸第一位来韩国出席国际学术大会的学者，我国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内务部，都非常重视。这是先生的荣耀呀。”

方齐山偏过头去，对李允博说：“谢谢教授抬爱！”

四五辆小车随着车流，驶过汉江大桥，来到风景秀丽的冠岳山下。

李允博告诉方齐山：“方教授，前面就是冠岳山，位于汉江南岸的西南角，是著名的风景文化区。我们国立三韩大学就坐落在山下。”

“冠岳山？”方齐山感到非常惊奇。

“是呀！冠岳山。冠军的‘冠’，岳麓山的‘岳’。”李允博解说道。

“真是奇巧啊！”方齐山忘却了长途飞行的疲劳，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五岳’，我就住在岳麓山下。没想到你们这里又有一座冠岳山。岳麓冠岳，这是因缘，这是机缘，真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呵！”

李允博听了，爽朗地大笑起来，连声称道：“有缘！有缘！万里姻缘啊！”

说话之间，车队很快就来到汉城西南郊外的冠岳山下，进入国立三韩大学别致的校门，停在校园内的湖岩会馆。湖岩会馆高高的屋顶上，垂下来几幅用韩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书写的巨大的白底蓝字标语：“中国学第10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

2

绿树成荫的湖岩会馆，现代化的多媒体报告厅。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底蓝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汉、韩、英三种字体，而以汉文为主体：“中国学第10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大会主题是：东西文化之比较（以中国文化之特质为中心）。

来自各国的汉学家、韩国各个大学的教授们济济一堂。方齐山西装革履，潇洒飘逸，笑容可掬地与来自香港与台湾的学者，坐在前排显著位置上。

大会长李允博教授用英语与韩语致开幕词：“汉城中国学第10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今天正式开幕。我们高兴地告诉大家，这次大会，我们邀请了唯一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来自长沙的方齐山教授。”

方齐山站起身，彬彬有礼地鞠躬致意。李允博接着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汉城国际学术讲坛上第一次出现中国大陆学者的身影。方教授的莅临，必将为这次大会增添新的光彩。”大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国际学术会议，作学术发言的学者，出于民族自尊心，都以母语发言，几成惯例。轮到方齐山大会发言之时，他形态潇洒自如，坐在主席台的中央，对着同步翻译器，用标准的普通话宣读学术论文：“我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题目，是《论杜甫崇拜——从杜甫诗圣看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质》。”

许多学者发言，拖拖拉拉，很不准时。方齐山的学术报告，简明扼要，观点鲜明，非常准时，正好是十五分钟。大会司会许亦云教授用韩语说：“方教授的学术报告，观点鲜明，语言简约，流利准时，我非常赞赏，不愧是中国著名的专家。”

大会再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许亦云教授说：“现在，请学者提问。”

一般的学术提问，都会避开政治问题，可是对大陆教授，韩国学者却提出了一个敏感性的问题。他询问方齐山：“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1966年以前，中国学者对杜甫的评价很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先生写了一部《李白与杜甫》的书，推崇李白，而贬低杜甫。请问方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这是一个难题，方齐山心里盘算着：郭沫若是建国以后的文坛泰斗，《李白

与杜甫》是他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写出的，中国学术界已有公论。但是这个问题，本来就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对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出国之前，领导部门就特地交代过：“南朝鲜属于政治敏感地区，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现在我该怎么说？

全场都活跃起来了，每一双眼睛不约而同地望着这位出现在汉城国际学术讲坛上的中国大陆教授。司会许亦云教授用汉语说：“方先生，你可以不回答。”

方齐山对着许先生粲然一笑，站起身，手拿话筒，神态自若地说：“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方齐山胸有成竹地说：“中国文学史上，自中唐以来，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经久不衰的‘李杜之争’。对于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大致有三种基本倾向：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李’，有的‘李杜并尊’。郭沫若先生‘扬李抑杜’，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又是郭先生晚年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反映。因而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不同意郭沫若先生‘扬李抑杜’的观点。我主张‘李杜并尊’，李白与杜甫都是伟大的诗人。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坚持历史观点，不应该带有政治色彩和主观随意性。”

听了方齐山的答辩，会场上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休会时刻，到会者面对着从未见过的方齐山，议论纷纷：“大陆来的方教授，面貌神情，言谈举止，很像《上海滩》的许文强。”

许多素不相识的教授、博士生、硕士生，把方齐山团团围住，送名片，握手，合影，交谈，带着汉城翻译的著作，请他在著作上签名留念。汉城的新闻媒体，对方齐山的论文答辩和形态风范，迅速予以重点宣传报道。

女博士给方齐山倒来一杯人参茶：“老师，您请喝茶。”方齐山接过茶杯，注视着眼前的女博士，凝神地看着气度不凡的她。

“方教授，告诉你一个秘密。”李允博神秘兮兮地说。

“您说，什么秘密呀？”

“那些女学生，博上呀、硕士生呀，都说你的神态风度，很像香港电影《上海滩》里面的许文强。”

“是真的，大家都这样说。”女博士笑着说。

方齐山一听，哈哈大笑，心里却乐滋滋的。《上海滩》，他早在五年以前观看过，对男主人公确实是情有独钟。论长相，论风度，论气度，论才情，他自己也觉得与许文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今在韩国，人们却如此看待他，注视他，他的内心确实感到无比的欢快。

台湾驻韩大使馆，一座中国古典式建筑，坐落在汉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方齐山在汉城国际学术讲坛上的演讲和答辩，轰动了汉城新闻媒体，也惊动了台湾驻韩大使馆。

在相当豪华的办公室里，大使李显波和文化参赞林荫民，正在翻阅当天的韩国《中央日报》，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跳进他们的眼帘——《中国大陆学者方齐山教授风度翩翩，出语惊人》。

李显波询问站在身边的文化参赞：“这个方齐山，你了解吗？”

“方齐山，是三闾大学著名教授，著名的文史专家。”文化参赞回答说，“他的学术著作，填补了学术空白，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韩国已经选做研究生班教材。这次学术大会，他是被邀请的唯一一位大陆学者。”

“那是个难得的人才咯。”李显波若有所思地说。

林荫民继续介绍道：“据我们所知，他有个叔叔，名叫方鸿雷，是国防部的高级情报参谋官，家住桃园。”

李显波点燃了一支香烟，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突然转过身来，对林荫民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

“你的意思是——”

李显波将手中的烟蒂丢在烟灰缸里，说道：“对了，你尽快与台北联络，我们争取与方齐山教授见一面。有可能的话，邀请他到台湾去。”

“好！”文化参赞转身就走。

“啊，等等——”大使李显波说，“我们就以宴请华裔学者的名义吧，这样会见方齐山教授，也许比较稳妥一些。”

“行！我亲自到三韩大学去，与郑校长商议这件事。”

林荫民亲自驾车，来到国立三韩大学校长办公室。

这次由韩国文化部、教育部主办、三韩大学承办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因为得到台北驻韩大使馆的特别赞助，校长郑名高对文化参赞林荫民的到来格外热情，亲自给他倒茶递烟。

郑名高问道：“参赞先生，你亲自登门，有何贵干？”

林荫民一边喝茶，一边抽烟，认真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说：“校长先生，我们准备宴请与会华裔学者。不知您意下如何？”

郑名高并不知道台北方面的真实意图，就满口答应了，说：“参赞先生，这

次大会承蒙阁下襄助。如果阁下意欲宴请与会华裔学者，我们毫无异议。”

“那好，我现在要求会见大陆来的方教授。”

“这个嘛——”郑名高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犹豫着，思考着，然后回答说，“恐怕要请示外交部。”

“怎么啦？”

郑名高毕竟是一校之长，老成持重，能够应对自如。他走到文化参赞的对面，郑重其事地说：“方教授是我们特地邀请来的，是唯一一位大陆学者。他来以前，我们有关部门曾向大陆官方承诺，纯属学术文化交流，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你们与大陆虽然属于同一个中国，但是政治体制不同。如果同意阁下会见方教授，就等于我们失信于中国大陆。一旦被新闻界捅出去，会引起外交纠纷。”

“我们做秘密会晤，不让新闻界插手。”

“我知道。你们当然会采用秘密方式。但是，我们邀请方教授，却是公开的，中国外交部还特地发出了一个批文；如果阁下秘密带走他，中国大陆问我们要人，我们担当得起吗？参赞先生，您要体会我们的难处呀。”

林荫民知道，国立三韩大学，是此次国际会议的东道主，为了自身利益和学术尊严，他们不可能也不敢同意我们会晤大陆来的方教授。请求他们同意，那是浪费口舌。于是，他站起身来，说：“既然校长有难处，我去找外交部。”

“这就对了。谢谢参赞先生能够理解！”

郑名高送走文化参赞林荫民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心想：文化参赞说是去找外交部，但是方齐山教授，是我们出面邀请来汉城的，作为东道主，我们理应保障方教授的安全，免得节外生枝。那么究竟如何摆脱台湾大使馆的纠缠呢？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秘书在一边站着，看出校长的心思，就建议说：“校长，如果您感到不好办，是不是来个金蝉脱壳之计，让李教授把方先生带出汉城？”

秘书的建议，提醒了郑名高：“对呀！你赶快给李教授打电话。”

秘书立即拿起电话来：“李教授，校长请您立即来校办。”

不一会儿，李允博匆匆走进门来：“校长，您找我？”

“是呀！台湾使馆要宴请华裔学者，我答应了。”

李允博坦然地说：“好事嘛。”

“好事？麻烦事哩！”

“怎么啦？”

“他们宴请华裔学者是名，要会见大陆的方教授是实。”

“会见方教授？”

“是呀！”

李允博也非常担心地说：“如果让方教授去赴宴，一旦被记者披露出去，我们可负责不起啊，怎么向中国大陆交代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韩国正在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国大陆联系建立外交关系事宜，秘密谈判已经举行好几轮了。假如方先生在汉城出现什么意外，我们难辞其咎。所以要相当慎重行事。”

李允博赞成校长的思路：“校长您考虑得很周到。是不是请示外交部？”

“对！请示外交部——”

校长与韩国外交部的电话通了，电话里传来外交部长的声音：“韩中两国，正在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秘密谈判，千万不能让方先生出现在那个宴会上，但又不能得罪台湾。你们应该想办法，让方先生回避。”

“是！我们想办法，请部长放心。”

郑名高放下电话，对李允博教授说：“李先生，外交部要求我们想办法，让方教授回避。是不是采取金蝉脱壳之策，事先把方先生送出汉城？”

“金蝉脱壳？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嘛。”

“那就这样，请你去安排妥当吧。”

“行！我马上安排。”

4

中午自助餐，各国学者正在吃饭。

台湾留日学者连文家端着饭菜走来，坐在方齐山身边，看到方齐山的碗碟里，有各种菜肴，还有一大碟泡菜，就说：“方先生，您喜欢韩国泡菜？”

“是呀！头次吃韩国泡菜。”

“好吃吗？”

“非常爽口。”

“方教授——告诉您一个秘密消息。”连文家悄悄地说。

方齐山和田中义成坐在一起吃饭，听到连文家的说话，不经意地问道：“什么消息？”

连文家凑近方齐山，神秘兮兮地说：“台湾大使馆，今晚宴请出席大会的华裔学者，特别要安排会见您。”

“消息可靠吗？”方齐山惊讶地看着他。

“消息绝对可靠！”

方齐山停住手中的碗筷，心里怦怦地跳，忐忑不安地思索着：这次大会，中

国大陆没有一个同行学者，自己只身在外，连个商量沟通的人也没有，唯有这个留日的台湾学者可以交流。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连文家看着方齐山，问道：“您怎么办？”

方齐山果断地说：“我不去。”

“不去！那不失礼吧？”

“不是失礼，而是原则问题。”

“什么原则咯？”

“你想，南朝鲜是政治敏感地区。”方齐山咽下一口饭，然后说，“台湾方面既然想会见我，必定有其目的。即使是出于礼节，与他们的外交官握握手，一旦被拍照，公布到报纸上，制造一条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称我方某卖身投靠台湾方面，不就置我于不仁不义？”

连文家点头：“对！那您就被动了。”

“不只是被动，而是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了。如果回大陆，我纵有千张嘴巴，也说不清了，谁也不会相信你；也许只有乖乖地跟着他们去上贼船。那还得了！这种后果意味着什么？简直不堪设想呀。”

“那也是呀！您自己决定吧。”

“连先生，谢谢你通报，也好让我有思考余地。”

“谢什么？本是同根生嘛！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认一个中华民族。”

5

午餐后，方齐山躺在湖岩会馆的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

他想起出国之前，就在国家安全部门，奉命看了一部名为《海外遗恨》的影片，看过几个内部录像，写的都是大陆出国人员在海外被金钱美女拉下水的故事，未必现在就轮到自已了，我该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人生考验……

下午二时许，突然之间，门铃响了。

方齐山走到门口，打开房门，眼前出现一位亭亭玉立的美貌女子。她二十六岁，抹着口红，面色红润，戴着项链，身着连衣裙、手提黑色小皮包。

女博士笑容可掬，很有礼貌地一鞠躬：“方先生，您好！”

“怎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方齐山心中在纳闷着。

女博士说道：“李允博先生要我来陪您。”

方齐山顿时忐忑不安，手足无措地站在房门口，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在说些什么。

女博士还是客气地说：“方教授，您不想让客人进去？”

方齐山无奈地回答她：“对不起，小姐！我正在休息。”

“没关系，李允博先生要我来陪您。”女博士重复着刚才的话语。

“李先生？”方齐山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是！就是李教授。”

方齐山以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她，似曾相识。而今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美丽多姿的女人，深邃的眼神，黑黝黝的头发，细嫩嫩的肌肤，丰腴而高跷的乳房，苗条的黄金分割身段，温文尔雅，举止大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好像是经过专门训练似的，莫非是美女特务果真出现了？

“李教授要你来陪我？”方齐山警惕地反问道。

“是呀！”女博士毫无顾忌地回答。

方齐山摇头，坚定地回答：“不需要陪。”

女博士解释着：“我们见过面的，您忘记了？”

方齐山若有所思：“是吗？”

“我进去坐坐，可以吗？”女博士恳求着。

“那好——请进！”方齐山假装镇静地说。

女博士走进房间，扫视了一周，说：“这里的条件，您还满意吗？”

“谢谢！很满意。”

“满意就好。”

“请问小姐，我怎么称呼你？”

“叫 Miss 金吧。是李教授的博士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您的大作，我拜读过，非常有价值。”

“哪里？谢谢博士夸奖。”

“不是夸奖，是崇拜。李教授要我来陪您，我就非常乐意地赶来了。”

“你的普通话，讲得非常漂亮。”

“是吗？我在香港、台湾求学多年，度过本科和硕士阶段。”

“难怪！难怪说得这么好，一点也不像台湾和香港的普通话。”

“谢谢教授夸奖。”

茶几上摆着水果，方齐山出于礼节，顺手给她拿了一个很大的水蜜桃，说：“请吃水果。”

女博士接过水果，又自动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削着水蜜桃。

方齐山说：“不好意思，我给李教授打个电话，请你坐坐好吗？”

“请您自便。”金博士笑着说。

方齐山就去给李允博先生打电话，得知来的女人名叫金顺姬，是李教授的女